

廣雅堂雜著目錄

卷一

讀聶氏三禮圖札記

卷二

讀皇清經解札記上

卷三

讀皇清經解札記下

卷四

議事以制說

駁公羊大義悖謬者十四事

駁公羊文義最乖舛者十三事

纂修順天府志略例

廣雅堂雜著卷一

讀聶氏三禮圖札記

南皮

張之洞

孝達

后服圖

笄 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笄棗栗注云笄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笞篋蘆矣音盧 案笞蘆當作去盧飯器也說文上古造字有佐盧卽取此義

冠冕圖

纏 士冠禮曰緇纏廣終幅長六尺 案纏若今婦人所用紗帕皮弁 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 案南宋猶有鹿胎冠見宋史

簾 士冠禮櫛實于簾注云簾笱也 案論語一簾食孟子簾食豆羹是簾不惟盛櫛亦盛飲食嘗考灌尊之單彝博古圖有之卽明堂位殷以彝

周以黃酒器之觶竹器之簾三物形制大抵相同

說文解卽卮亦謂圜器今見古

銅卮如柂子形可悟柂子命名之義當是小者盛酒名觶大者盛鬱鬯之酒名單大

而以竹爲之名簾單是本字从竹从角皆轉注單篆作單形與留

近漢志沛郡有鄆縣無留縣宋祁謂卽張良所封以爲留字之誤

然莽改曰單城孟康讀若歹則鄆字不誤而今偁留侯者相承之訛也

隸書作單行書或作單遂又訛作𡇗大雅洗爵奠𡇗自與下

句薦字爲韻先儒見下有𦥑𡇗等字竟讀若假而以畫禾稼形爲

言恐亦沿訛然此二字自漢以來已相傳如是說文竟有𡇗字竊

以諧聲會意求之知其有誤 支多單三音互轉觶篆一作鮀別

名爲卮今讀志留侯旣書作鄆侯疑留子嗟留子國皆單氏也

章甫冠 舊圖云章甫殷冠亦名喟紵中冒上黑屋 案古冠近

後處隆起者曰屋所以容髻東坡方山子傳帽方屋而高 呷當

作辱从曰从吁

進賢冠 舊圖云古三冠梁數雖異俱曰進賢前高七寸纓長八寸後高三寸 案此圖誤也進賢冠狀大略如今世所畫明人漆紗帽而無兩翅今時俗演劇神祠壇像亦有之據隋丹元子步天歌知之 步天歌第四章說倉龍七宿曰夏夜露坐看星象有如一人冠進賢謂房星及數小星聯合而成此形試於五六七月戌亥時南望自見之

宮室圖

井田 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役 案軍賦之說司馬法卽有兩法不能齊同王西莊亦不能制斷江慎修說較

通

明堂 此秦制改周法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十二階今以
月令是秦法故存其制圖之於後 案此圖甚誤洪頤煊圖爲妥
投壺圖

特縣鍾 案古鍾無作正圓式者此誤惟鑄爲然柄亦較長
特縣磬 黃鍾之磬股長一尺八寸博九寸厚二寸鼓長二尺七
寸博六寸厚二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 案古磬無兩歧
適均此誤攷工記倨句有半謂之磬折是其義也 磬博爲一廣
四寸半股爲二長九寸鼓爲三長一尺三寸半三分其股博去一
以爲鼓博廣二寸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一寸計股廣四
寸半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十三尺寸半合之實積八十一方寸是
爲黃鍾子律

編鍾 編鍾十六枚同在一簾簾飾 案兩銛亦不甚圓如特鍾

鍾磬皆編無特縣者所以備十二律之數掌於磬師所謂擊磬擊編鍾者是也特縣者名鎛與鼓爲類不與磬爲類亦曰鎛鍾掌於鍾師凡經傳言鍾鼓皆指此鄭伯更說

篪 郭璞爾雅注云篪以竹爲之 案此誤篪乃匏樂笙竽之屬月令調竽笙箙卽笙簧

敔 誤

射侯圖

鼓足 夏后氏謂之鼓足鄭注云足謂四足 案明堂位夏后氏鼓足上四字略讀下一字爲句言夏鼓用足承之

建鼓 大射建鼓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賈繹云周人縣鼓今言建鼓用殷法也 案殷楹鼓楹讀若程古二字通春秋胡子逞滅公羊作盈穀梁作楹

雷鼓 大司徒鼓人職曰雷鼓鼓神祀後鄭云雷鼓八面鼓也

案鼓形小誤

靈鼓 靈鼓鼓社祭後鄭云靈鼓六面鼓也 案鼓形亦小誤

弓矢圖

乏 案乏與正異用正相反故左傳云反正爲乏

鹿中 鄭注鄉射禮射於榭用鹿中有堂無室曰榭榭卽州序也

案榭謝序豫古同字一音之轉榭射同字本謂無室便於習射
故孟子曰序者射也詩申伯番番旣入于謝卽漢書地理志射陽

有射陽湖

朱極三 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 案注誤如此式爲之射夫豈得便利文義亦不安謂以朱韋爲極塞決中決大小恐不如指故塞之滿中令密

實今射仍用之名皮
墊用三者緩急增減隨意喪大記纊極二蓋殉物取備禮不求實用又亡者肌膚堅實異生人本渝理初說

旌旂圖

太常 覲禮注云王建太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旂交畫升龍降龍繆皆正幅用絳帛爲質旂則屬焉又用弧張繆之幅又畫枉矢於繆之上 案諸旌旂圖皆誤旂猶旒也謂下偃者故古人名偃字旂 从此乃象形可知旂字之義豈得以諸幅聯屬乎如聶說何不曰九幅乎

旂案少鈴

旂 輑人云鳥旂七旂注云鳥隼爲旂 案爾雅錯革鳥曰旂革棘也棘急也謂鷹隼故周禮謂鳥隼爲旂也錯鏤也玉輅 穀輅皆以革輅漆之玉輅以玉飾諸末 案車惟軸端可

飾玉象之屬餘不可飾

戈

戟 案戈戟形大謬戴東原圖

考工記圖通鑑

較於注義合程 瑤田圖錄

則真得其狀矣

玉瑞圖

大圭 玉人職云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注云杼綱也終葵椎也以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案杼綱也終葵椎也此卽反語反切猶鞠窮爲芎之乎爲諸不可爲叵之焉爲旃經典多矣

冒 尚書大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下之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是冒覆之又孔注顧命曰言冒所以冒諸侯圭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子男執璧蓋亦刻而覆驗之 案漢碑首

多刻六玉形皆無璧有冒其形作匚如書板魚尾式正與碑首凸凹相入璧如何冒法僞孔謬說也

桓圭 大宗伯云公執桓圭後鄭云雙植謂之桓賈釋云象宮室之有桓楹也以其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也 案桓楹義猶和門戰國策古桓和通書和夷底績鄭注讀桓卽

因桓是來之桓

牙璋 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先鄭云牙璋瑑以爲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銅虎節發兵也後鄭云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也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後鄭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蓋大軍旅則用牙璋以起之小軍旅則用中璋以起之也 案牙璋先後鄭皆誤解牙乃互字譌文形近而誤鼎兩璋相合各執其一爲信如漢合符矣

故玉人云云謂此牙璋用中璋七寸也鄭強爲分二以大小軍旅
別之殊號古人名象齒曰象不名牙

駟琮 玉人云駟琮五十後鄭讀駟爲組 案駟借字謂如齒形
琬圭璆圭 案琬璆二圭圖形互誤古謂方形上著半爲琬故田
百二十畝爲畹 璩形聲皆取剡字剡銳也

祭玉圖

黃琮 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後鄭云琮八方以象地此比大琮
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 案此四周參差若鋸齒之
狀名捷盧

匏爵圖

爵觶角散 案爵觶角散形皆誤

鼎俎圖 案應補鑊

簋簠敦 案簋簠敦皆誤

尊彝圖 案所圖尊彝皆誤無一合者

襲歛圖

纊極 案極誤

此書凡有四本一宋本一通志堂影宋本一日本依通志堂覆刻本一坊間覆刻本通志堂刻頗精好日本書亦不惡余曾見宋本乃絳雲樓物用庫冊紙背面印者後有牧翁跋語數行賞心悅目良可愛玩直貴不能得今歸聊城楊侍講家此近時別一覆刻本較蚤年所見坊本遠不如矣

圖象謬誤甚多屬畧尤甚大率襍采注疏及唐以前人說依違成之說雖有本而不善解隨文生義而不求密合專據本文而不尋證類又罕通小學

唐雖以說文設科無能精通者目未見古器古彝器至宋宣和閒朝廷好古於是

發掘進獻競爲考釋始少得端倪至國朝好古故說多難通此

者益多辨析益明唐以前雖見古器人不識也

所謂唐人之經學也

有西漢之經學有東漢三國之經學有南北朝之經學有唐人之經學有宋元之經學有

國朝人之經學各
有流派截然不同

北宋楊甲六經圖南宋楊復儀禮圖明大字

本六經圖皆未善

明劉績三禮圖未見欲曉古禮器禮制須看江慎修戴原任

幼程瑤田植

張臯文洪筠

諸家圖說呂防薛尚阮伯

元劉燕庭吳荷

諸家款識

張嵩凌仲二金鵠

次榜字輔之鵠字秋史皆

國朝禮學名家然於服器圖式不

詳故止稱前數家

廣雅堂雜著卷一

無錫許同莘校錄

廣雅堂雜著卷二

讀 皇清經解札記上

南皮

張之洞

孝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秬秠黍類也糜芑梁類也郭璞釋糜爲赤梁粟芑爲白梁粟說必有本沈括筆談以爲赤黍白秬誤也彼徒見詩糜字與說文糜字字畫相近故有是說不知糜字从黍訓爲穄卽稷也案沈說誠誤糜白色非赤也陳說亦未盡合謂爲穄則是目爲稷則非稷今俗謂高粱

惠吉士詩說

葛覃之詩曰曷澣曷否歸寃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螘蛷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

凡諸侯之女歸寃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寃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並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寃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於未昏之前而略於既昏之後如此其疏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寃之說非也于何知之于春秋知之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傳曰歸寃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正與歸寃之禮合而春秋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寃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寃父母云云蓋以

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必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爲知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先于趙必有所據矣

案士昏禮之文不具者多矣昏前教成之祭昏後反馬之文皆未詳著之也左氏生于春秋時自當習聞其禮况毛詩之語意坦然明白乎若謂歸寔之歸卽爲嫁嫁時當稟父母之命聽諸母之戒禮節繁縟女於此時豈得與聞夫昏禮在婿家猶不稱主人所以遠恥也豈有女子將嫁乃自告師氏而遂行乎無理甚矣聖人制禮必本人情未聞女一嫁而卽終身絕不與通也趙氏說杞伯姬來義長近段茂堂直謂父母爲舅姑尤謬古無此稱

杜注以意爲之甚多不盡

有据也

女子將嫁纏笄紝衣不聞衣葛季春秋仲春繕紝安用

見士紝衣

昏禮壻車在門姆親授綏何待女告此等迂說豈惟遠於人情顯與